

愛自由的山人

托爾斯泰著 彭慧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出版



愛自由的山人

托爾斯泰 著
彭 慧 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

愛自由的山人

原書名 哈吉·牟拉特

Хаджи—Мурат

原著者 托爾斯泰

Л. Н. Толстой

譯者 彭 楚

譯本出版者 北京新華書店出版部

北京宣內大街甲一六九號

電話：● 1 5 5 8

譯本開期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版

譯者的話

「愛自由的山人」原作是以主角「哈吉·牟拉特」的名字爲題名的，因爲我覺得「哈吉·牟拉特」這個題名對於中國讀衆來說，實在太生澀，唸起來既不順嘴，而又不能明白它的意義，所以改用今名。

這是十九世紀俄國歷史上一個真實的故事，雖然經過了托爾斯太的藝術的加工。

故事的發生地點是在喬治亞，時間是在一八五一年到五二年間。恰當這個時候，青年的托爾斯太到了高加索，喬治亞一帶，所以他說這故事的本身，有一部分是親自看見的，有一部分是親耳聽到的。故事主角哈吉·牟拉特的強悍，勇敢而單純的性格，很使托爾斯太感到興趣，而他的悲劇的結局又是使托爾斯太無限同情而永不能忘懷的。但他認真動筆來寫他還是在四十多年後，當托氏已經變成了七十歲的老人的時候。這四十年的過程是托爾斯太創作這篇小說的蘊釀時期。據托爾斯太自己在日記裏記着說，當六十年代，他在故鄉搞小學教育的時候，就常常給孩子們講過哈吉·牟拉特的故事。

一八七五年，他得到了一本高加索的山人的故事，那裏邊有很多山人的民歌，其中有些是懷念「哈吉·牟拉特」的，這裏又供給了他寫「哈吉·牟拉特」的資料。

一八九六年的夏天，正如他在故事開卷時所說，一天，他從田野回家的路上，發現

了那樣倔強的牛犢子花，那使他更懷念起哈吉·牟拉特來，這才下決心動筆開始寫他。此後，斷斷續續的寫作過程，經過八年之久，因為另一方面他還要收集關於當時高加索戰事史料，瓦龍卓夫和周圍的人的生活資料以及高加索一帶的關於哈吉·牟拉特的民間傳說以作為他寫作的參考。同時還不斷地修改原稿，所以直到一九零四年才算告一段落。但他還不以為滿足，不承認是最後一次的修整，所以並沒有拿出來付印，並且他也不打算在他生前出版，那是為什麼原因，我們不知道究竟，但這位偉大的藝人對待他的藝術工作的認真嚴肅的態度，是可見一斑了。

『愛自由的山人』是很受蘇聯文學批評家的贊揚的。因為，首先，托爾斯太在這兒很生動地寫出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愛自由的山人的形象。他的勇敢，堅毅的精神；純樸，真摯的性格，是令人無限喜愛的，而他的悲劇的結局，又必然引起了讀者對他的同情。

大家都知道，托爾斯太的晚年陷在宗教的矛盾中，提倡着對壓迫者的不抵抗。可是在這篇作品裏呢，他的不抵抗主義躲得無影無蹤了，他顯然地歌頌着哈吉·牟拉特對防害他的自由的人們的反抗行為。書中那些激動心靈的民歌，傑奇英雄的傳說，全都是描寫勇敢的山人和他們的死敵作戰的堅決，不妥協的形象的。這表現了托爾斯太對那些反抗壓迫而爭自由的人們以多大的鼓舞和贊揚！

蘇聯一位托爾斯太專家古得齊說得好：「托爾斯太在哈吉·牟拉特里，以卓越的藝術技巧描畫出了一個無法征服的熱愛自由的山民的形象。托氏對他的毫不掩飾的同情，彷彿他已經否定了他的不抵抗主義的說教，甚至都在鼓勵對防害自由，施行暴力的人們的反抗……這位摯愛生命的強勁的天才，在這兒是回到了寫作上的青春時代，好像對他自己的那些犧牲自我，寬恕別人的宗教主張已經表示動搖了。」

其次，「愛自由的山人」之所以得到高的藝術評價，是因為托爾斯太對當時政治生活，社會風俗的真實的暴露和深刻的諷刺。當時俄國政治上最出色的人物，如沙皇尼古拉一世，瓦龍卓夫伯爵，都在托爾斯太的筆下露出了醜惡的原形。而尤其對尼古拉一世的透骨的諷刺，就是在托爾斯太其他作品裏，以及十九世紀許多大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少見的。此外沙皇侵害山人的殘酷的遠征，將軍們的虛偽的戰報，上流社會的荒淫無恥的舞宴，軍官們的醉生夢死的生活，托爾斯太都是以一種無情的諷刺和對現實的頑強的否定的口氣介紹給讀者的。這就是高爾基稱為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最高的成就的藝術品。

最後，托爾斯太在這篇作品裏，對自然的描寫，也特別顯出了他的驚人的藝術才能。我們在這兒彷彿看見了如畫的山村的和平生活，高加索的朗爽的月夜。我們也聽見了山坡間行軍的歌聲，叢林裏夜鶯的叫喚。總之，凡托爾斯太描畫的自然圖畫，沒有一幅不是要使讀者和作者一樣，共同感到魅惑的。普里漢諾夫說：「托爾斯太熱愛自

然，他用了任何時候，任何人沒能趕上的技巧來描寫它。」這話，在這篇作品裏找到了顯然的證實。

對作品本身的介紹，到此為止，我不想多說了。我相信讀者們都會從作品自身去認識托爾斯太和他的卓越的藝術的。

此外，譯者在這兒有個附帶說明：即是本書譯述工作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在上海完成的，那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夜，解放後一直把它扔了這座兩年多，直到最近才拿出來作付印的計劃，此時再找原文本來校對時，就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它，也記不得原用的是什麼時候的版本了。不得已，只好用手邊所存的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版的托爾斯太選集來作校對工作，它與原用的本子有一兩處稍稍有點不同。至於翻譯上的錯誤，以譯者的能力來說，一定是不免的，希望讀者有發現時，隨時指正。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北京。

我經過田野，往家裏走去。這正是仲夏的時候。草場已經割過了，並且正準備好要割裸麥了。

一年的這個時節，正有着各樣美麗的花朵：紅的，白的，帶玫瑰香味而有柔毛的金花菜；野菊花，乳白色而帶淡黃花心的雛菊，有他自己的要腐爛的薰香；黃色的油菜花，帶着他自己的甜蜜的香味；高高地撐着的紫色和白色的鬱金香樣子的吊鐘花；攀藤的豌豆花；黃色，紅色，玫瑰色，紫色的整齊的山羅蔔花；有點兒玫瑰香，並且幾乎可以聽到那種愉快的香味的車前草；矢車菊——當牠很嫩時在太陽底下是淡藍色，當牠已經老了而在黃昏時，牠就變成灰青色或深紅色了；還有柔和的，帶着杏子香味，很容易凋萎的鬼絲子。

我採集了各樣的花朵，作成一個大的花球，向家裏走去，這時，我注意到一個水溝裏，有一枝稀有的深紅色的，像牛蒡子花一樣的完整的花，那我們是稱爲「韃靼花」，常常牠想不到會被割刈的時候，人們使勁割了牠，就得把牠從乾草中扔出去，怕在那兒刺傷了人的手。我想把這枝牛蒡子花折來，擺在我的花球的中央。我一邊走下了水溝，

一邊驅趕開那隻在花中間吸取花汁並甜蜜地疲倦地睡在那兒的毛茸茸的山蜂，就開始折花。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用小手絹包住了手，可是牠的莖還是從各方面，甚至透過手絹來刺我，牠是長得異樣地結實，弄的我去折斷那已經破裂了的筋，都費了五分鐘工夫。等我最後把牠完全折到手時，莖已經完全扯壞了，而花也不像原先那樣新鮮，好看了。此外，依牠的頑固和粗野性來說，也不合適於放在我的柔和的花球裏。我扔掉了牠。我很惋惜，覺得冤枉折下了牠，牠在牠原來的位置上是不好不過的。記起剛才我折牠的時候，牠的那股勁兒，「是有那麼強的毅力，那麼強的生命啊！」我想。「牠是多麼使勁地保衛了牠自己，爲自己的生命，取得了那麼高的代價。」

往家去的道路，是穿過水汽騰騰的，剛好犁過的黑土的田地。我就老老實實沿着灰塵撲撲的黑土路走着。這些犁過的田地，是屬於一位地主的，地面很大。從路兩邊，以及我的前面直到山跟前，除了平坦的，剛犁過的，可還沒乾水汽的一片黑土之外，什麼也看不見。田地是犁得真好，沒有一塊地上能找得出一點兒植物或一根草，全是一片黑色。「人類是多麼善於破壞的殘酷的東西啊，爲着支持自己的生命他破壞了多多少少的，各色各樣的生物，植物呀」，我一邊想着，還不自主地想要從這些無生命的黑地裏找出一點什麼活東西出來。在我的前面，大路的右邊，發現了一小叢花枝，當我一走到牠跟前的時候，就認出這花枝是「韃靼花」，正就是我冤枉折下來又扔掉了的，那同樣

的花。

這一叢「韃靼花」，是由三枝小枝組合起來的。有一枝是已經斷了，就像斷了一隻手一樣，一根殘枝還撐着。其餘兩小枝，每枝都有一朵花。這些花曾經都是紅色，可現在變成黑色了。有一枝的莖已經斷了，在牠的尖端上，有一朵沾了泥的花的這一半枝，是往下垂的；另外那枝呢，雖然是沾了黑泥土，可還是向上撐着。可以看出，這整個的一小叢花，是被車輪在上面輾過後，又抬起頭來的，是後來從側面站立起來的，可總算是這麼站住了。就像那被人們割掉了他的一塊肉，捨去了他的內臟，砍了他的一隻手，刺傷了他的眼睛一樣。可是他還能站住，沒有向那把他週圍的弟兄們都消滅了的敵人投降。

「多麼強的毅力啊！」我想，「人類戰勝了一切，消滅了千百萬的草木，可還不能征服他」。

於是我想起了從前的一個高加索的故事。這故事中的一部份，是我親眼看見的，一部份是知道詳情的人告訴我的，還有一部份是我想像的。現在，寫下在我的記憶和想像裏的這個故事罷。

一八五一年年底的時候。

在一個寒冷的十一月的黃昏裏，哈吉·牟拉特騎馬進到了一座被乾牛糞燒得煙薰薰的，傑奇人的，不和平的山村。村名瑪哈契特。這村子，離俄羅斯的領土才二十俄里。

恰好正是彌道僧（註一）們緊張的歌聲停止下來的時候，在攪雜了乾牛糞烟的薰香而純淨的山間的空氣中，透過牛羊的吼叫聲，可以清晰地辨別出沿着那些像蜂窠一樣，彼此緊連着的山村的小土房子裏發出來的男子們爭論的喉音和從下面水池那邊傳來的婦女們和孩子們的聲音。

哈吉·牟拉特，這是在薩米里（註二）部下的一位因為建了很多功勳而有名的賴伯（註三），他每出巡，老是那麼樣，帶着自己的小旗幟，領着幾十個隨身的妙理徒（註四），騎士，在他的週圍。可現在，他是把羊毛頭巾遮着頭部，蒙上氈外套，從外套下突出着一枝槍，只帶着一個妙理徒，騎着馬在走着，盡量不使人們對他注意，而用他一雙尖銳的黑眼睛，小心地注視着沿路上他所遇到的老百姓的面孔。

到了山村的中心，哈吉·牟拉特，不沿着通向一個廣場的街走去，却往左邊拐了個灣，進到了一條窄狹的巷子裏。走到那隱在半山腰的第二座土房子跟前，他環視了一

下，停住了。在土房子前，屋檐下，什麼人都沒有，屋頂上，在新塗了粘土的烟筒後，躺着一個人，蓋着一件皮大衣。哈吉·牟拉特用馬鞭子的柄觸了觸睡在屋頂上的那個人，並且嘶嘶地說了句什麼。一個老頭子，從皮大衣底下抬起身子來了，他戴着一頂睡帽，穿着件磨光了的舊上衣。老頭子的眼睛是沒有睫毛的，紅紅的，有點濕潤，他把眼睛直眨着，爲的想去掉上面的水汽。哈吉·牟拉特照常地說了打招呼的疑難語：「西利·阿列枯」（註五），並且把自己的面孔露出來了。

「阿列枯·西利，」老頭子說着，沒有牙齒的嘴微笑了。等一聽出了哈吉·牟拉特來，就馬上提起他的兩隻瘦腳，放到擺在煙筒旁邊的一隻有木頭後根的拖鞋上，站起來了。他穿上拖鞋，從容地把皺了的發光的皮大衣的袖子套上手法，就把背朝外，沿着那條靠着屋頂的梯子往下爬。一邊爬着，一邊穿着大衣，老頭兒直搖着他的長在細細的，多皺而晒紅了的頸子上的頭，有牙齒的嘴，不斷地嘟囔着。到了地上之後，他殷勤地抓住哈吉·牟拉特的馬鞭和在右邊的馬鐙。可是靈巧而健壯的哈吉·牟拉特的妙理徒，趕忙跳下馬來，阻止了老頭兒，自己來替代了他。

哈吉·牟拉特下了馬，帶點跛地走到了屋檐下。一個年約十五歲的男孩子，從門裏面迅速地跑出來迎着他，並且用他那對光亮而烏黑得像熟透了的面盆子似的眼睛，驚奇地看着來客們。

「跑到清真寺去，喊爸爸回來，」老頭對他說，就擋在哈吉。牟拉特跟前，向他打開了那有輕微的響聲的小土屋子的門。恰當哈吉，牟拉特走進屋子時，正從裏邊那張門裏，走出了一位已經不年青了的，長長瘦瘦的女人，她穿着黃色的汗衫，上套着一件紅上衣，一條藍色的長褲，手裏拿着一個坐褥。

「歡迎你的光臨，」她說着，加倍地躬下腰來，開始把坐褥擺在前面一排牆下，算是給客人的坐位。

「祝你的孩子們長得健康，」哈吉。牟拉特回答說，於是從自己身上，解下了氈外套，槍和帽子，把牠們都交給了老頭。

在那塗得光滑而潔白的牆壁上，閃耀着兩個大的洗臉盆，在兩個盆之間，掛着有主人的武器，老頭兒就謹慎地把哈吉。牟拉特的槍和帽子掛在那武器旁邊了。

哈吉。牟拉特把自己背後的手槍拉正了一下，就走到被那個女人放好的坐褥跟前，把傑奇式上衣扣好，坐下來了。老頭兒在他的旁邊，盤着自己的一對赤腳坐下了，閉着眼睛，舉起了兩手，手掌朝上。哈吉。牟拉特也照樣作了。然後，他們兩個都唸着禱文，又用手撫摩着自己的面孔，最後，在鬍鬚的尖端，兩手合起來了。

「沒有哈巴爾嗎？」哈吉。牟拉特問老頭兒，這意思就是說，「有什麼新聞嗎？」
「哈巴爾。約克（沒有新聞），」老頭兒回答說，他用他的發紅的，沒有生命的眼

光瞅着哈吉。牟拉特的胸部，而不是瞅他的面孔。「我是住在養蜂場的，只今天才到兒子這兒來看看，他是知道的。」

哈吉，牟拉特懂得老頭兒是不想說出他知道的事情，不想讓哈吉。牟拉特知道那些他該知道的事情，於是輕輕地點了一下頭，沒有再多問他了。

「好消息是一點也沒有，」老頭兒說，「只有這麼個新聞，說是鬼子們協商着，要怎麼樣去追趕鷗鷹。那些鷗鷹呢，見了牠們，就一個又一個地撕裂了牠們。上一個禮拜，一羣俄羅斯狗子在米契其那兒，把乾草燒掉了，得撕碎他們的狗臉，」老頭兒惡狠狠地嚷聲說。

哈吉，牟拉特的妙理徒走進屋來了，他的走着大步的有力的腳，輕輕地在泥地上踏着，也像哈吉。牟拉特一樣，脫了氈外套，解了槍和大刀，把牠們掛在那掛了哈吉。牟拉特的武器的釘子上，自己身上只留着短劍和手槍。

「他是誰？」老頭兒問哈吉。牟拉特，一邊指着走進來的人。

「他是我的妙理徒。他名字叫愛達爾，」哈吉。牟拉特說。

「好，」老頭說着，指着哈吉，牟拉特旁邊的氈子上的坐位給愛達爾。

愛達爾盤着腿子坐了。同時，默默地，用他的一雙漂亮而顯得謙卑的眼睛，凝視着正在說話的老頭兒。老頭兒零零碎碎地說着，說他們的一些青年人，在上個禮拜，是怎

麼地找到了兩個俄羅斯的大兵，一個給打死了，而另一個呢，他們把他送到了維其村（註六）薩米里那兒。哈吉·牟拉特沒十分注意地聽着，看看門那兒，傾聽着外邊的聲音。小土屋前面的檐下，有了腳步聲音，門響了一下，屋主人進來了。

小屋子的主人沙陀，是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子，有點小鬍子，長長的鼻子，他的眼睛，雖然不及他的兒子——那個十五歲的男孩——那麼光亮，却也是那樣黑黑的。他兒子跟在他後邊跑着，和父親一道，進到了土屋裏，在門旁邊坐下來了。在門旁脫下了短木靴後，主人移動了一下戴在他的好久沒剃的，叢生着黑頭髮的後腦杓上的，舊而磨破了的帽子，馬上就在哈吉·牟拉特的對面蹲着坐下來了。

他也像老頭兒一樣，把眼睛閉了，舉起兩手，把手掌朝上，唸了禱文，用雙手擦過了臉，到這時，才開始說話。他說，從薩米里那兒來了命令，要捉住哈吉·牟拉特，不管是死的活的，又說薩米里派遣來的人，只昨天才走，並且老百姓不敢違反薩米里的，因此，應該特別謹慎。

「在我的家裏，」沙陀說，「對於我的朋友，只要我活着一天，誰也不敢來怎麼樣。可是，如果在野外又會怎樣呢？該想想啦。」

哈吉·牟拉特仔細聽着，同意地點着頭，等沙陀講完時，他說：

「好罷，現在要差個人送封信到俄羅斯人那邊去。我的妙理徒可以去的，只是需要

一個嚮導。」

「我差我的兄弟巴特去好啦，」他說。「去叫巴特來，」他對他兒子說。

那個男孩，就像從發條上跳起來一樣，兩腿一彈，就跳起來，搖着兩手，飛快地從土屋子跑出去了。十分鐘後，他回轉來了，還帶來一個晒得黑黑的，筋肉鼓鼓的，矮矮的傑奇人。這人穿着一件破爛了的，黃色的傑奇上衣，兩隻袖破得爛拖拖的，還纏着一雙鼓鼓包包的綁腿。哈吉·牟拉特又和這人說了一句問好的話之後，就馬上，一句多話都不說地問他：

「你能夠領我的妙理徒到俄羅斯那邊去嗎？」

「能夠，」巴特愉快地回答說：「除了我，再沒有一個傑奇人能夠去的。給別人去的話，什麼都約好，可到時，什麼事也作不成。只有我就行。」

「不錯，」哈吉·牟拉特說：「作好這個工作，你可以得到三個盧布，」他說着，伸出三個手指來。

巴特點了一下頭，表示他懂了他的話，可是補加着說，他作事不是在乎錢，而是他覺得爲哈吉·牟拉特服務是一種光榮。在這些山上的人，誰都曉得哈吉·牟拉特是怎樣地打死了那些俄羅斯的豬的。

「好極啦，」哈吉·牟拉特說，「好繩子要長，話要短啊。」

「嘿，我會一句話都不說的，」巴特說。

「在阿爾古河拐彎的那兒，那個懸崖對面的森林中的一片荒地上，有兩堆乾草，知道嗎？」

「知道啦。」

「那兒，有三個騎兵在等我，」哈吉·牟拉特說。

「啊依呀（註七），」巴特點頭回答說。

「你問汗瑪果瑪。汗瑪果瑪他是知道該怎麼作，怎麼說的。你把他領到俄羅斯長官瓦龍卓夫（註八）伯爵那兒。行嗎？」

「我會領的。」

「領去再領回轉來，行嗎？」

「行。」

「領他一同，回到那座森林裏來，我會在那兒等你們。」

「我都可以辦好，」巴特說着，把手按在胸上，起身走出去了。

「還要派個人到吉黑村（註九），」當巴特走了時，哈吉·牟拉特對主人說。「到吉黑去呢，得要……」他剛開始拿起他的傑奇上衣的一個裝彈藥的口袋，可是一看見兩個女人走進了小屋，馬上就放下手來，不說話了。